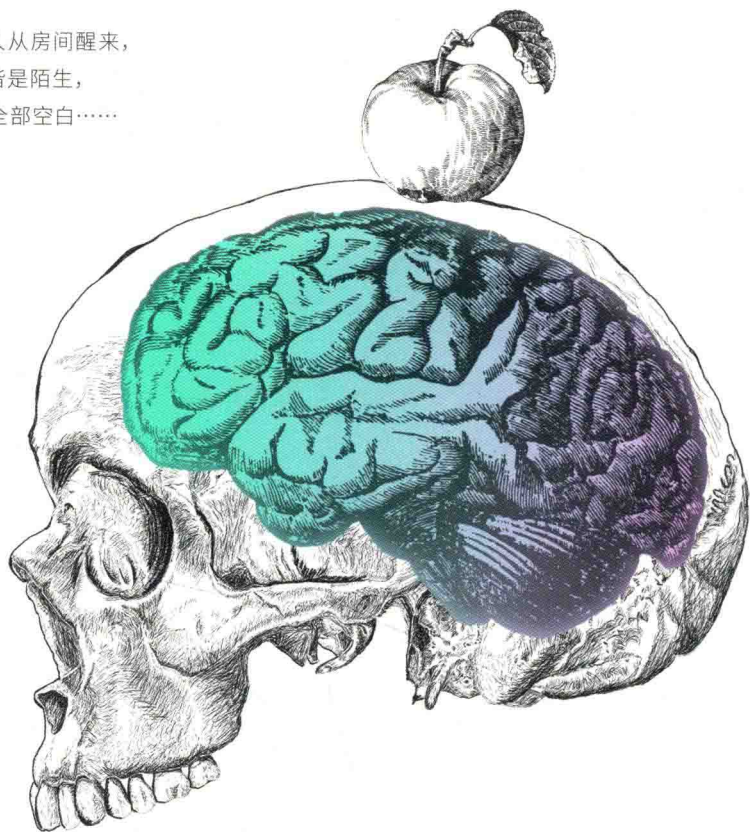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人从房间醒来，
所见皆是陌生，
脑海全部空白……



DOGURA ● MAGURA
日本推理小说「四大奇书」之一

目 梦野久作 著 刘剑 译

唯美而充满迷幻与混乱的多面人性

ドグラ・マグラ

脑髓
地状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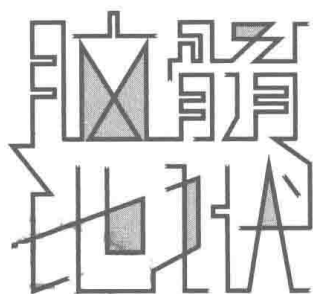
DOGURA
MAGURA

〔日〕 梦野久作

著

刘剑

译



ドグラ・マグラ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脑髓地狱 / (日) 梦野久作著; 刘剑译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201-13818-3

I . ①脑… II . ①梦… ②刘… III . ①推理小说 - 日
本 - 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5938 号

脑髓地狱

NAO SUI DI YU

[日] 梦野久作 著
刘 剑 译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3.com

责任编辑 章 赫
装帧设计 易珂琳

制版印刷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620×899 毫米 1/16
印 张 28
字 数 288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喻……喻……喻……喻……喻……喻……



卷首歌

胎儿呀，胎儿。
你缘何悸动？
是因为明了母亲的心情
而产生了恐惧吗？



嗡嗡……嗡……嗡嗡嗡……

我从蒙眬中醒来，而这有如细蜂振翅般的声响，却仍在我耳中回响着，余韵深深。

凝神倾听，直觉告诉我……现在应该已是子夜时分……总感觉附近某处有个时钟的钟摆正摇动作响……但在我继续合眼打盹儿之后，那如同细蜂振翅般的余韵，却又次第减弱，直至消失。周围又归于一片死寂。

我猛地将双目圆睁。

一颗蒙着细细灰尘的灯泡由高挑的白色天花板上垂下来。在这个红黄色发光玻璃球体的侧方，趴着一只体型硕大的苍蝇，它如同死尸般一动不动。而我正躺在灯泡正下方那张坚硬冰冷的人造石床上，身体姿态正如“大”字。

真奇怪啊……

我一动不动地保持着“大”字形的睡姿，却奋力睁开双眼，将眼球上下左右地来回转动。

这是一间十二尺见方的房间，房间四壁由蓝黑色的混凝土筑成。

在其中的三面墙上，各有一个被黑色铁格与铁网双重护罩的长方形磨砂玻璃窗，这些玻璃窗让房间显得异常坚固。而在没有窗户的那

面墙壁的墙根处，横放着一张貌似同样结实的铁床，床头朝向房间入口。铁床上铺着纯白色的铺盖，但不像有人用过的样子。

真是奇怪啊……

我将头微微抬起，开始环视自己的身体。

我此刻身着崭新的白色双层棉宽松款和服，胸口则系着一条短短的纱带，从和服中伸出的肥硕四肢泛着脏脏的颜色，黑乎乎的满是污垢……那种肮脏……

真是越来越奇怪了……

我在恐惧中举起了右手，四下抚摩自己的面部。

鼻如刀削……眼窝深陷……头发蓬躁……胡须凌乱……

我不禁吓了一跳，试着再次抚摩自己的面部，毛躁地环视四周。

这是谁……我不认识这个人……

胸中的悸动愈发强烈，如同万马奔腾般慌乱，呼吸也因此失去了规律，不多时便发出濒死般的喘息……而后，却又默默地安静了下来。

居然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……

自己竟然忘了自己是谁……

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到底是谁，来自何方……所有对过去的记忆，只剩下刚刚听到的如细蜂振翅般的钟鸣声……此外再无其他……

可此时此刻，我的意识却异常清晰。死寂般的黑暗将房间外部包裹，且延伸至无垠……

这不是梦……确实不是梦……

我跳了起来。

疾往窗前，盯着磨砂的玻璃平面，想要看到自己映在上面的样子，并希望唤起些许记忆。但……这一切却毫无效用。磨砂玻璃所映射出的只有我那毛发蓬乱、如恶鬼般的影子。

我转过身，向床铺枕旁的房门入口跑去，将脸孔紧紧贴着黄铜门

锁中那个打开的钥匙孔，可门锁的表面却没有映射出我的样子，而只是反射出淡淡的暗黄色光线。

我在床脚处不断搜寻，反复掀看被褥，甚至脱下并翻看身上的衣物，可别说是自己的名字，就连个缩写字母都没有找到。

我如木鸡般呆立原地不动……我仍旧是那个身处未知世界、浑浑噩噩的我……我仍旧对自己一无所知。

正当我如此暗忖的时候，忽然感觉有什么抓住了我的衣带，直落落坠于某个无限空间。伴随着发自肺腑的战栗，我忘情地大声叫喊。

那是种带有金属质感的、突发奇想式的高亢之声。可这声音……在尚未使我产生任何有关过去的回忆之前，便被四面混凝土墙壁所吞噬，渺无踪迹。

我再度大叫……可依旧没有作用。叫声先是激烈地波动、旋转，随后便消失殆尽。四面围墙、三扇窗户以及那道门，最终都恢复了最初的死寂。

我想要再次大叫……可声音在成形之前就返回了喉咙深处……我害怕每次大叫之后所产生的那种死寂感……

我的牙齿因战栗发出“咯咯”的声响，膝盖也开始自然颤动。即便这样，我还是想不出自己究竟是谁……真是令人产生窒息般的痛苦。

不知何时，我开始喘息，却欲喊不能。我在房间的中央呆立喘息，周身被那种若有若无的恐惧感所包裹。

我这是在是监狱？还是精神病院？……

头脑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，思考越深，呼吸就越急促，急促地如同飓风般在深夜的四面墙壁上的不停回响。

这时，我的意识渐渐陷入模糊，眼前一团黑暗。我身体僵直，周身浸透虚汗，仰面倒了下去……就在快要倒下时，我闭上了双眼，已然毫无执念……可是，我猛地发现自己仍如机械般站立着。我奋力睁

开双眼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床后面的混凝土墙壁。

我听到墙壁的后面传来了奇妙的声音。

这应该是个女孩儿的声音，可声音音调却如此沙哑，不似人类所发。虽是如此，这深邃的悲哀之情，沉痛的回响之声，却透过混凝土清晰地传了进来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……请你……再听听……我的声音……”

出于愕然，我不禁将身体蜷缩，但还是忍不住再次扭头回望。这时，我清楚地知道这房间里除我之外别无一人……于是便再次凝视传来女孩儿声音的那面墙壁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……隔壁房间的大哥……是我啊！是我啊！我是你的未婚妻……是你未来的妻子……是我啊！我……请你……再次倾听我的声音……请你听着……听着啊……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……大哥啊……”

我极力将眼睑撑开，张着大嘴，自己似乎被这声音所吸引，摇摇晃晃地向前迈了两三步。然后双手紧紧按住小腹，全神贯注地盯着那面混凝土墙。

那是种会将倾听者的心脏虚悬于苍穹之上的纯情呼唤，那是种将如同五脏六腑冻凝至深渊之底的绝命呼唤……而这带着深深哀怨的郑重之声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呼唤着我……也不知这呼唤还将持续几千年、几万年……在这无尽的深夜，这声音正从混凝土墙壁的另一侧呼唤着我。

“大哥……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你不回答我？是我、是我、是我、是我啊！大哥你忘了吗？是我，是我啊！我是你的未婚妻……你把我忘了吗？……我和你在一起的前一天晚上……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的深夜，是大哥你亲手将我杀死的……但是，我又

好端端地活了回来……从坟墓中复活后又回到了这里。我不是什么幽灵……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。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……你把那些事情都忘记了吗？……”

我踉跄地退了几步，双眼圆睁，再度凝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

好奇怪的话。墙壁对面的女孩儿认识我，还自称是我的未婚妻……而且还说什么在与我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亲手杀死了她……又说自己现在复活了，然后便被囚禁在与我一墙之隔的隔壁房间中，并像这样日夜不分地呼唤着我。她不停地在说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，却一直疯狂期望能就此唤起我对过去的回忆。

这是个精神病人吗？又或是个正常人？

不，不是的，她就是精神病人……哪有如此荒唐……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……哈哈……

我不由得笑了出来。可由于面部肌肉被冻僵，笑意竟戛然而止……透过墙壁，我又听到了那种更加悲痛、更加深沉的呼唤。我想笑也笑不出来了……那种对自我认知的满满确信……那种真挚诚恳的凄怆……

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！为什么，你不回答呢？我是如此痛苦……哪怕只说一句，只说一句也好……”

……

“只说一句……只说一句话也好……请你回答啊……那样的话，这所医院的医生，就会明白我不是疯子。而且……如果院长知道你听得出我的声音……就会让我们一起出院的……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……为什么……你不回答我呢？……”

……

“你不知道我的痛苦吗？……每日每夜……每日每夜，我如此地呼唤，大哥你都没有听到吗？……啊……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……”

太过分了！太过分，太过分了……啊……我的声音……已经……”

伴随着呼唤，墙壁的那端又传来了另外一种声音——那是一种说不清是手掌还是握拳，总之是人类柔软的手，在混凝土墙壁上敲击的“嗵嗵”声，是出自那种皮开肉绽也在所不惜、持续敲击的纤弱女子之手的声音。我一面想象着隔壁墙壁上那四下飞溅的血迹，一面仍旧圆瞪双目，咬紧牙关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……我就是那个被你亲手杀死，随后又活着回来的人啊！除了大哥你之外我再无他人可以依靠，我现在孤孤单单的一个人……大哥你把我忘了吗……”

“大哥你也与我一般无二。世上只有我们两人相依为命，我们都被别人认为是疯子，还双双被放逐到医院隔离起来。”

……

“只要大哥你回答我……我所说的都会成真。如果你能记起我，我也好……大哥也好，大家都会知道我们不是精神病人……只说一句……只说一句便好……请回答我……我是真代子……请说一下我的名字……啊……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……啊……我的声音已经……我眼前……变得好黑……”

我不由得跳上床铺，将身体贴在传出声音的蓝黑色混凝土墙壁上，希望能立刻做出回应……缓解女孩儿的痛苦……更希望早些确定自己的来龙去脉——我被上述种种欲望所驱使，心中的冲动难以压抑。可是……我在咽了口口水之后又冷静了下来。

我缓缓地滑下石床，一面将自己的目光聚集到那面墙壁上的一个点上，一面尽可能地与那个声音传出来的位置拉开距离，最终退到了与目标墙壁正相对的窗边。

我不能回答。不……不能回答。

我完全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妻子，尽管那个女孩儿纯情的

呼唤是如此真诚而痛彻心扉，可我听到后还是连她的相貌都想不起来——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只有刚刚听到的钟表振动时发出的“嗡嗡”蜂鸣声能够唤起自己过去的真实记忆——我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痴呆病患者吗？

而我现在自身尚且“难保”，哪里还有余力回应她的呼唤呢？即便我得幸于自己的回应而获得自由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借由获得的自由进而明了自己真实的身世和姓名。她到底是个正常人？还是精神病患者，我不是也无从判断吗？……况且情况还不止于此……

万一她就是个真的精神病患者，万一她强烈呼唤的对象只不过是牢牢印在自己心中的幻觉，我又该怎么办？一旦我轻率地做出回应，很可能会成为某种重大失误的导火索……即便她呼唤的人确实存在于世间，如果这个人另有其人又该如何？我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轻率，而将别人的妻子夺走啊！这难道不算是亵渎别人的恋人吗？……我被上述不安与恐怖交次袭扰，反复吞咽着自己的口水，双拳紧握。尽管如此，她的声音还是穿透墙壁，迎面向我袭来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！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啊……”

如此纤弱、苦楚，如幽灵般无限清纯的哀怨之音……

我双手揪着头发，用十指上那长长的指甲挠着头皮，好像要抓出血来似的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！我是你的人，是你的人啊！请快些……快些用大哥你的手抱住我……”

我用手掌剧烈地摩擦着脸颊。

不是的……不……不是这样的。你认错了人。我并不认识你……

我几乎要脱口说出，却又急急止住。我现在甚至连这一点都无法断定……我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……也毫无全盘否定她的根据……

别说是自己的亲兄弟或者出生的故乡，现在的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猪还是人……

我紧握拳头，用力敲击着耳后部，可依然无法产生任何回忆。

即便是这样，她的叫声也没有停止。呼吸变得急促，声音中的哀痛变得深刻高昂，几乎无法听清。

“大哥……大哥……请……请救救我……救救我……”

我就像被这声音所逼迫，又一次环视屋内的四壁、窗户以及房门，刚想疾驰向前，却又立定不动。

真想逃到一个什么都听不到的地方……

我的心中如此暗忖，全身浮起鸡皮疙瘩。

我跑到房门入口处，用尽全力冲击着这扇如同钢铁般坚硬的蓝色平板房门，又从阴暗的钥匙孔向外窥视。在持续的执念呼唤与不绝于耳的叫声中，我产生了近乎麻痹的威胁感。带着这股威胁感，我试图以双手抓住窗子的铁栏杆用力摇晃，在用尽全力之后，下方的一隅出现歪斜的样子，但凭人力是不可能将栏杆拆下来的。

我带着失望之情回到房间的正中，在身体不停地颤抖中再次环视房间的各个角落。

我到底是尚在人间，还是已经进入幽冥世界，正在受着某种刑罚？

我在房间中渐渐缓过神来，刚刚舒了一口气，却又瞬间坠入了忘却自我的无间地狱……没有丝毫动静……只有时钟的声音在回响……

转眼间，自己却又陷入被这不知何来的女性叫喊声所折磨的活地狱……承受着那并非存在于人世的深刻悲哀的苛责——那是种无法获得救赎，也无法逃避的永恒苛责。

我用尽力气踩踏地面，直至脚踝发痛……筋疲力尽地坐下……而后仰面躺倒……然后再度起身环视屋内。我希望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隔

壁传来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声音和断断续续的哽咽中离开……然后尽快回忆起自己的过去……将自己从这痛苦的漩涡中拯救出来……并明确地回应她的呼唤……

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房间中发狂般徘徊了多久——几十分钟……也许是几个小时，可头脑依然空洞无物，漫说是与她的关系，就连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丝毫头绪。空虚的记忆中，生活着空虚的我——一个被荒诞女子的叫喊声所追逐、在暗雾中不停挣扎的我。

不一会儿，墙壁那一侧少女的叫声弱了下来。如同丝线般断断续续，最后只剩下抽泣之声。屋内又恢复了最初那种如同死寂般的沉静。

这时，我也感到疲惫。刚才的狂乱已使我体力、脑力尽失。耳旁响起摆动很大的“滴答”钟表之声，这似乎是从门外走廊尽头传过来的。自己到底是站立原地，还是落座于此……不明何时，不明何故……只得滑落到最初那种无意识的状态。

“轰隆”一声响。

我回过神来，将身体靠在正对入口处的墙角，手脚伸向前方，头部无力地垂在胸前，眼睛盯着鼻尖前方的人造石地板。

这一看……地板上、窗户上、墙壁上，不知何时已经变得明亮，发出青白色的光芒。

咯吱……咯吱……咯吱……

这是麻雀轻声鸣叫的声音……逐渐驶远的电车声音……天花板上的电灯不知何时已被熄灭。

黎明已至……

我怔怔地想着，双手用力揉着眼睛。也许是昏睡的缘故，这个清晨，我已经将昨夜发生的那些既古怪又恐怖的事情悉数忘记，并用尽全力伸展开由于过分僵硬而发痛的身体，同时打了个大大的哈欠。就在要充分吸进空气之前，我由于惊讶而双唇紧闭。

在房门旁边，与地板相合处的那道小门被打开了，一个摆放着某种白色餐具和银色器皿的白木餐盘被送了进来。

看到这些，我不由得心中一震，头脑中又无意识地浮现出从今天凌晨就开始产生的种种疑问……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。踮着脚尖跑到小门旁边，猛地徒手抓住了正将白木餐盘推入房中的那只红色的、肥硕的女性手腕……然后……饭菜、吐司面包、盛放蔬菜沙拉的器皿，还有牛奶瓶全部“嘎啦、嘎啦”地掉到了地板上。

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叫道：

“请……请告诉我。我……我的名字是什么？”

……

对方一动不动，她那白色袖口深处的如红萝卜般的冰冷小臂，被我的左右手抓住之后明显变得发紫。

“我……我的名字……是什么？我……不是疯子……不是啊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门外响起这位年轻女士的悲鸣。那只被我抓住的紫色手腕，开始无力地挣扎起来。

“来人啊……来人啊。七号房间的患者……啊！快来人啊……”

“嘘。安静安静……请安静点儿。我是谁？这里……是哪儿？……请你告诉我……那我就放开你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哭声响起。这一瞬间，我的双手似乎放松了力量，女人的手臂迅速脱开；同时，哭泣的声音也戛然而止，走廊上传来一阵急速跑开的“啪嗒、啪嗒”声。

好不容易抓住手腕，却被逃掉了——我一下子没了力气，一屁股瘫坐在坚固的人造石地板上。幸亏双手及时支撑，否则后脑勺儿就会摔在地上，在一阵慌乱中，我不禁仓促向后回望。

随后……再次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迄今为止自己那种精神紧绷的状态，在一屁股瘫坐在地的同时，也明显变得松懈下来，一股无以名状的可笑感觉，从腹底涌起，令人无法控制。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、极为可笑的感觉；那是一种会使头上的每根毛发都簌簌抖动的可笑感觉；那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涌升，令人周身颤动，如波浪般起伏而至，仿佛要笑到骨肉分离程度的可笑感觉。

啊，哈哈哈，真是愚蠢之至。不知道名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就算是忘记了也没有什么不自由的。我不就是我吗？哈哈哈……

如醍醐灌顶，大彻大悟之后，我终于忍不住再次瘫坐地上。抱着脑袋，捶胸顿足地大笑。大笑……大笑……大笑。吞咽着泪水，反复哽咽，扭动着身体，不停大笑。

哈哈哈。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吗？

从天而降？还是由地而出？这里有一个身世不明的人，而我也不认识这个人。哈哈哈……

到目前为止，他又在哪里做过何事呢？此后又准备做些什么呢？这一出出全无头绪。我也是从来未遇到过这样的人啊！哈哈哈……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多么不可思议，又多么愚蠢啊！哈……哈……真是可笑可笑……哈哈哈！

啊！好痛苦。真是难以忍受。为何我会如此可笑呢？啊……哈哈……

我欲罢不能地笑着，在人造石地板来回打滚。不一会儿，我便笑得力气全无，可笑的感觉戛然而止。这时，我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揉着眼睛定睛一看，就在脚趾前，刚才骚动所掉落的三片面包、蔬菜器皿、一只叉子，以及还盖着盖子的牛奶瓶都还在原地。

我看到这些物品，脸上莫名地涌起潮红，感到腹部被难以忍受的

饥饿所侵袭。我拾起掉落在身旁的衣带，将其再次系好，然后马上伸出右手，握住尚有余温的牛奶瓶，左手抓住涂有奶油的吐司面包啃了起来。我用叉子将蔬菜沙拉叉起，口中咀嚼着这人间至美的味道，并辅以牛奶一并咽下。在饱餐后，我爬上身后的床铺，仰倒在崭新的铺盖上，伸了个懒腰，闭上了双眼。

我感觉自己睡了大概十五或者二十分钟。虽然肚子很饱，可全身还是孱弱无力。手掌和脚掌变得温暖，头脑渐渐变成了光线昏暗的空洞……早上听到的那些时远时近、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全部消失得杳无踪影……如此无奈……又如此不甘……

大街上的嘈杂之声，疾行中的脚步声，拖着木屐前行的舒缓之声，自行车的铃声……远处某户家中传来的打扫之声……

远处的天边，乌鸦声声啼鸣……近处的厨房，发出玻璃杯破碎的声响。就在窗外，有女人忽然发出尖叫……

“讨厌……傻瓜……真是的……开玩笑的啊……嘻嘻嘻……”

随后，我便感觉自己腹中胃袋那畅然蠕动的声响……这些声音逐个融为一体，渐渐将我带至遥远的世界，带入朦胧的梦境……这种感觉……真是好极了……

不久，极远处传来一声清晰而奇妙的声响。这声音确是汽车的喇叭声，就像大型哨声那样……“哔哔”地发出某种特别高亢的声音。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某人由于可怕之急事，而驱车向我奔来。“哔哔”的声音“超越并阻隔”了晨间寂静的各种不同声音，绕过街道的拐角处，并以惊人的速度，向正在躺卧着的我的正前方疾驰而来。不久，这声音明显越发迫近，在正要钻进我那零乱的毛发之中时，忽然移到一旁，绕了一个大弯，边发出高昂的声音边徐徐前行，在前进了约百米之外后，又立刻掉转方向，再次发出那种沁入耳鼓的尖锐叫声，同时急速向我迫近。少顷，汽车便戛然而止，不再发出任何声音……同时，整